采薇（鲁迅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理水

采薇
作者：魯迅　1935年

鑄劍

本作品收錄於《故事新編》

版本信息

一

這半年來，不知怎的連養老堂裡也不大平靜了，一部分的老頭子，也都交頭接耳，跑進跑出的很起勁。只有伯夷最不留心閒事，秋涼到了，他又老的很怕冷，就整天的坐在階沿上曬太陽，縱使聽到匆忙的腳步聲，也決不抬起頭來看。

“大哥！”

一聽聲音自然就知道是叔齊。伯夷是向來最講禮讓的，便在抬頭之前，先站起身，把手一擺，意思是請兄弟在階沿上坐下。

“大哥，時局好像不大好！”叔齊一面並排坐下去，一面氣喘吁籲的說，聲音有些發抖。

“怎麼了呀？”伯夷這才轉過臉去看，只見叔齊的原是蒼白的臉色，好像更加蒼白了。

“您聽到過從商王那裡，逃來兩個瞎子的事了罷。”

“唔，前幾天，散宜生好像提起過。我沒有留心。”

“我今天去拜訪過了。一個是太師疵，一個是少師強，還帶來許多樂器。聽說前幾時還開過一個展覽會，參觀者都‘嘖嘖稱美’，——不過好像這邊就要動兵了。”

“為了樂器動兵，是不合先王之道的。”伯夷慢吞吞的說。

“也不單為了樂器。您不早聽到過商王無道，砍早上渡河不怕水冷的人的腳骨，看看他的骨髓，挖出比干王爺的心來，看它可有七竅嗎？先前還是傳聞，瞎子一到，可就證實了。況且還切切實實的證明了商王的變亂舊章。變亂舊章，原是應該征伐的。不過我想，以下犯上，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……”

“近來的烙餅，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，看來確也像要出事情，”伯夷想了一想，說。“但我看你還是少出門，少說話，仍舊每天練你的太極拳的好！”

“是……”叔齊是很悌的，應了半聲。

“你想想看，”伯夷知道他心裡其實並不服氣，便接著說。“我們是客人，因為西伯肯養老，呆在這裡的。烙餅小下去了，固然不該說什麼，就是事情鬧起來了，也不該說什麼的。”

“那麼，我們可就成了為養老而養老了。”

“最好是少說話。我也沒有力氣來聽這些事。”

伯夷咳了起來，叔齊也不再開口。咳嗽一止，萬籟寂然，秋末的夕陽，照著兩部白鬍子，都在閃閃的發亮。

二

然而這不平靜，卻總是滋長起來，烙餅不但小下去，粉也粗起來了。養老堂的人們更加交頭接耳，外　　面只聽得車馬行走聲，叔齊更加喜歡出門，雖然回來也不說什麼話，但那不安的神色，卻惹得伯夷也很難閒適了：他似乎覺得這碗平穩飯快要吃不穩。

十一月下旬，叔齊照例一早起了床，要練太極拳，但他走到院子裡，聽了一聽，卻開開堂門，跑出去了。約摸有烙十張餅的時候，這才氣急敗壞的跑回來，鼻子凍得通紅，嘴裡一陣一陣的噴著白蒸氣。

“大哥！你起來！出兵了！”他恭敬的垂手站在伯夷的床前，大聲說，聲音有些比平常粗。

伯夷怕冷，很不願意這麼早就起身，但他是非常友愛的，看見兄弟著急，只好把牙齒一咬，坐了起來，披上皮袍，在被窩裡慢吞吞的穿褲子。

“我剛要練拳，”叔齊等著，一面說。“卻聽得外面有人馬走動，連忙跑到大路上去看時——果然，來了。首先是一乘白彩的大轎，總該有八十一人抬著罷，裡面一座木主，寫的是‘大周文王之靈位’；後面跟的都是兵。我想：這一定是要去伐紂了。現在的周王是孝子，他要做大事，一定是把文王抬在前面的。看了一會，我就跑回來，不料我們養老堂的牆外就貼著告示……”

伯夷的衣服穿好了，弟兄倆走出屋子，就覺得一陣冷氣，趕緊縮緊了身子。伯夷向來不大走動，一出大門，很看得有些新鮮。不幾步，叔齊就伸手向牆上一指，可真的貼著一張大告示：

“照得今殷王紂，乃用驛婦人之言，自絕於天，毀壞其三正，離逿其王父母弟。乃斷棄其先祖之樂；乃為淫聲，用變亂正聲，怡說婦人。故今予發，維共行天罰。勉哉夫子，不可再，不可三！此示。”

兩人看完之後，都不作聲，徑向大路走去。只見路邊都擠滿了民眾，站得水洩不通。兩人在後面說一聲“借光”，民眾回頭一看，見是兩位白須老者，便照文王敬老的上諭，趕忙閃開，讓他們走到前面。這時打頭的木主早已　　望不見了，走過去的都是一排一

排的甲士，約有烙三百五十二張大餅的工夫，這才見別有許多兵丁，肩著九旒雲罕旗，彷彿五色雲一樣。接著又是甲士，後面一大隊騎著高頭大馬的文武官員，簇擁著一位王爺，紫糖色臉，絡腮鬍子，左捏黃斧頭，右拿白牛尾，威風凜凜：這正是“恭行天罰”的周王發。

大路兩旁的民眾，個個肅然起敬，沒有人動一下，沒有人響一聲。在百靜中，不提防叔齊卻拖著伯夷直撲上去，鑽過幾個馬頭，拉住了周王的馬嚼子，直著脖子嚷起來道：

“老子死了不葬，倒來動兵，說得上‘孝’嗎？臣子想要殺主子，說得上‘仁’嗎？……”

開初，是路旁的民眾，駕前的武將，都嚇得呆了；連周王手裡的白牛尾巴也歪了過去。但叔齊剛說了四句話，卻就听得一片嘩啷聲響，有好幾把大刀從他們的頭上砍下來。

“且住！”

誰都知道這是姜太公的聲音，豈敢不聽，便連忙停了刀，看著這也是白須白髮，然而胖得圓圓的臉。

“義士呢。放他們去罷！”

武將們立刻把刀收回，插在腰帶上。一面是走上四個甲士來，恭敬的向伯夷和叔齊立正，舉手，之後就兩個挾一個，開正步向路旁走過去。民眾們也趕緊讓開道，放他們走到自己的背後去。

到得背後，甲士們便又恭敬的立正，放了手，用力在他們倆的脊樑上一推。兩人只叫得一聲“阿呀”，蹌蹌踉踉的顛了周尺一丈路遠近，這才撲通的倒在地面上。叔齊還好，用手支著，只印了一臉泥；伯夷究竟比較的有了年紀，腦袋又恰巧磕在石頭上，便暈過去了。

三

大軍過去之後，什麼也不再望得見，大家便換了方向，把躺著的伯夷和坐著的叔齊

圍起來。有幾個是認識他們的，當場告訴人們，說這原是遼西的孤竹君的兩位世子，因為讓位，這才一同逃到這裡，進了先王所設的養老堂。這報告引得眾人連聲讚歎，幾個人便蹲下身子，歪著頭去看叔齊的臉，幾個人回家去燒薑湯，幾個人去通知養老堂，叫他們快抬門板來接了。

大約過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張大餅的工夫，現狀並無變化，看客也漸漸的走散；又好久，才有兩個老頭子抬著一扇門板，一拐一拐的走來，板上面還鋪著一層稻草：這還是文王定下來的敬老的老規矩。板在地上一放，空嚨一聲，震得伯夷突然張開了眼睛：他甦醒了。叔齊驚喜的發一聲喊，幫那兩個人一同輕輕的把伯夷扛上門板，抬向養老堂裡去；自己是在旁邊跟定，扶住了掛著門板的麻繩。

走了六七十步路，聽得遠遠地有人在叫喊：

“您哪！等一下！薑湯來哩！”望去是一位年青的太太，手裡端著一個瓦罐子，向這面跑來了，大約怕薑湯潑出罷，她跑得不很快。

大家只得停住，等候她的到來。叔齊謝了她的好意。她看見伯夷已經自己醒來了，似乎很有些失望，但想了一想，就勸他仍舊喝下去，可以暖　　暖胃。然而伯夷怕辣，一定不肯喝。

“這怎麼辦好呢？還是八年陳的老薑熬的呀。別人家還拿不出這樣的東西來呢。我們的家裡又沒有愛吃辣的人……”她顯然有點不高興。

叔齊只得接了瓦罐，做好做歹的硬勸伯夷喝了一口半，餘下的還很多，便說自己也正在胃氣痛，統統喝掉了。眼圈通紅的，恭敬的誇讚了薑湯的力量，謝了那太太的好意之後，這才解決了這一場大糾紛。

他們回到養老堂裡，倒也並沒有什麼餘病，到第三天，伯夷就能夠起床了，雖然前額上腫著一大塊——然而胃口壞。官民們都不肯給他們超然，時時送來些攪擾他們的消息，或者是官報，或者是新聞。十二月底，就听說大軍已經渡了盟津，諸侯無一不到。不久也送了武王的《太誓》的鈔本來。

這是特別鈔給養老堂看的，怕他們眼睛花，每個字都寫得有核桃一般大。不過伯夷

還是懶得看，只聽叔齊朗誦了一遍，別的倒也並沒有什麼，但是“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，昏棄其家國……”這幾句，斷章取義，卻好像很傷了自己的心。

傳說也不少：有的說，周師到了牧野，和紂王的兵大戰，殺得他們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連木棍也浮起來，彷彿水上的草梗一樣；有的卻道紂王的兵雖然有七十萬，其實並沒有戰，一望見姜太公帶著大軍前來，便迴轉身，反替武王開路了。

這兩種傳說，固然略有些不同，但打了勝仗，卻似乎確實的。此後又時時聽到運來了鹿台的寶貝，巨橋的白米，就更加證明了得勝的確實。傷兵也陸陸續續的回來了，又好像還是打過大仗似的。凡是能夠勉強走動的傷兵，大抵在茶館，酒店，理髮鋪，以及人家的簷前或門口閒坐，講述戰爭的故事，無論那裡，總有一群人眉飛色舞的在聽他。春天到了，露天下也不再覺得怎麼涼，往往到夜裡還講得很起勁。

伯夷和叔齊都消化不良，每頓總是吃不完應得的烙餅；睡覺還照先前一樣，天一暗就上床，然而總是睡不著。伯夷只在翻來复去，叔齊聽了，又煩躁，又心酸，這時候，他常是重行起來，穿好衣服，到院子裡去走走，或者練一套太極拳。

有一夜，是有星無月的夜。大家都睡得靜靜的了，門口卻還有人在談天。叔齊是向來不偷聽人家談話的，這一回可不知怎的，竟停了腳步，同時也側著耳朵。

“媽的紂王，一敗，就奔上鹿台去了，”說話的大約是回來的傷兵。“媽的，他堆好寶貝，自己坐在中央，就點起火來。”

“阿唷，這可多麼可惜呀！”這分明是管門人的聲音。

“不慌！只燒死了自己，寶貝可沒有燒哩。咱們大王就帶著諸侯，進了商國。他們的百姓都在郊外迎接，大王叫大人們招呼他們道：‘納福呀！’他們就都磕頭。一直進去，但見門上都貼著兩個大字道：‘順民’。大王的車子一徑走向鹿台，找到紂王自尋短見的處所，射了三箭……”

“為什麼呀？怕他沒有死嗎？”別一人問道。

“誰知道呢。可是射了三箭，又拔出輕劍來，一砍，這才拿了黃斧頭，嚓！砍下他

的腦袋來，掛在大白旗上。”

叔齊吃了一驚。

“之　　後就去找紂王的兩個小老婆。哼，早已統統吊死了。大王就又射了三箭，拔出劍來，一砍，這才拿了黑斧頭，割下她們的腦袋，掛在小白旗上。這麼一來……”

“那兩個姨太太真的漂亮嗎？”管門人打斷了他的話。

“知不清。旗桿子高，看的人又多，我那時金創還很疼，沒有擠近去看。”

“他們說那一個叫作妲己的是狐狸精，只有兩隻腳變不成人樣，便用布條子裹起來：真的？”

“誰知道呢。我也沒有看見她的腳。可是那邊的娘兒們卻真有許多把腳弄得好像豬蹄子的。”

叔齊是正經人，一聽到他們從皇帝的頭，談到女人的腳上去了，便雙眉一皺，連忙掩住耳朵，返身跑進房裡去。伯夷也還沒有睡著，輕輕的問道：

“你又去練拳了麼？”

叔齊不回答，慢慢的走過去，坐在伯夷的床沿上，彎下腰，告訴了他剛才聽來的一些話。這之後，兩人都沉默了許多時，終於是叔齊很困難的嘆一口氣，悄悄的說道：

“不料竟全改了文王的規矩……你瞧罷，不但不孝，也不仁……這樣看來，這裡的飯是吃不得了。”

“那麼，怎麼好呢？”伯夷問。

“我看還是走……”

於是兩人商量了幾句，就決定明天一早離開這養老堂，不再吃周家的大餅；東西是

什麼也不帶。兄弟倆一同走到華山去，吃些野果和樹葉來送自己的殘年。況且“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”，或者竟會有蒼朮和茯苓之類也說不定。

打定主意之後，心地倒十分輕鬆了。叔齊重複解衣躺下，不多久，就听到伯夷講夢話；自己也覺得很有興致，而且彷彿聞到茯苓的清香，接著也就在這茯苓的清香中，沉沉睡去了。

四

第二天，兄弟倆都比平常醒得早，梳洗完畢，毫不帶什麼東西，其實也並無東西可帶，只有一件老羊皮長袍捨不得，仍舊穿在身上，拿了拄杖，和留下的烙餅，推稱散步，一徑走出養老堂的大門；心裡想，從此要長別了，便似乎還不免有些留戀似的，回過頭來看了幾眼。

街道上行人還不多；所遇見的不過是睡眼惺忪的女人，在井邊打水。將近郊外，太陽已經高升，走路的也多起來了，雖然大抵昂看頭，得意洋洋的，但一看見他們，卻還是照例的讓路。樹木也多起來了，不知名的落葉樹上，已經吐著新芽，一望好像灰綠的輕煙，其間夾著松柏，在矇矓中仍然顯得很蒼翠。

滿眼是闊大，自由，好看，伯夷和叔齊覺得彷彿年青起來，腳步輕鬆，心裡也很舒暢了。

到第二天的午後，迎面遇見了幾條岔路，他們決不定走那一條路近，便檢了一個對面走來的老頭子，很和氣的去問他。

“阿呀，可惜，”那老頭子說。“您要是早一點，跟先前過去的那隊馬跑就好了。現在可只得先走這條路。前面岔路還多，再問罷。”

叔齊就記得了正午時分，他們的確遇見過幾個廢兵，趕著一大批老馬，瘦馬，跛腳馬，癩皮馬，從背後衝上來，幾乎把他們踏死，這時就趁便問那老人，這些馬是趕去做什麼的。

“您還不知道嗎？”那人答道。“我們大王已經‘恭行天罰’，用不著再來興師動

眾，所以把馬放到華山腳下去的。這就是‘歸馬於華山之陽’呀，您懂了沒有？我們還在‘放牛於桃林之野’哩！嚇，這回　　可真是大家要吃太平飯了。”

然而這竟是兜頭一桶冷水，使兩個人同時打了一個寒噤，但仍然不動聲色，謝過老人，向著他所指示的路前行。無奈這“歸馬於華山之陽”，竟踏壞了他們的夢境，使兩個人的心裡，從此都有些七上八下起來。

心裡忐忑，嘴裡不說，仍是走，到得傍晚，臨近了一座並不很高的黃土岡，上面有一些樹林，幾間土屋，他們便在途中議定，到這裡去借宿。

離土岡腳還有十幾步，林子里便竄出五個彪形大漢來，頭包白布，身穿破衣，為首的拿一把大刀，另外四個都是木棍。一到岡下，便一字排開，攔住去路，一同恭敬的點頭，大聲吆喝道：

“老先生，您好哇！”

他們倆都嚇得倒退了幾步，伯夷竟發起抖來，還是叔齊能幹，索性走上前，問他們是什麼人，有什麼事。

“小人就是華山大王小窮奇，”那拿刀的說，“帶了兄弟們在這裡，要請您老賞一點買路錢！”

“我們那裡有錢呢，大王。”叔齊很客氣的說。“我們是從養老堂裡出來的。”

“阿呀！”小窮奇吃了一驚，立刻肅然起敬，“那麼，您兩位一定是‘天下之大老也’了。小人們也遵先王遺教，非常敬老，所以要請您老留下一點紀念品……”他看見叔齊沒有回答，便將大刀一揮，提高了聲音道：“如果您老還要謙讓，那可小人們只好恭行天搜，瞻仰一下您老的貴體了！”

伯夷叔齊立刻擎起了兩隻手；一個拿木棍的就來解開他們的皮袍，棉襖，小衫，細細搜檢了一遍。

“兩個窮光蛋，真的什麼也沒有！”他滿臉顯出失望的顏色，轉過頭去，對小窮奇說。

小窮奇看出了伯夷在發抖，便上前去，恭敬的拍拍他肩膀，說道：

“老先生，請您不要怕。海派會‘剝豬玀’，我們是文明人，不干這玩意兒的。什麼紀念品也沒有，只好算我們自己晦氣。現在您只要滾您的蛋就是了！”

伯夷沒有話好回答，連衣服也來不及穿好，和叔齊邁開大步，眼看著地，向前便跑。這時五個人都已經站在旁邊，讓出路來了。看見他們在面前走過，便恭敬的垂下雙手，同聲問道：

“您走了？您不喝茶了麼？”

“不喝了，不喝了……”伯夷和叔齊且走且說，一面不住的點著頭。

五

“歸馬於華山之陽”和華山大王小窮奇，都使兩位義士對華山害怕，於是從新商量，轉身向北，討著飯，曉行夜宿，終於到了首陽山。

這確是一座好山。既不高，又不深，沒有大樹林，不愁虎狼，也不必防強盜：是理想的幽棲之所。兩人到山腳下一看，只見新葉嫩碧，土地金黃，野草里開著些紅紅白白的小花，真是連看看也賞心悅目。他們就滿心高興，用拄杖點著山徑，一步一步的挨上去，找到上面突出一片石頭，好像岩洞的處所，坐了下來，一面擦著汗，一面喘著氣。

這時候，太陽已經西沉，倦鳥歸林，啾啾唧唧的叫著，沒有上山時候那麼清靜了，但他們倒覺得也還新鮮，有趣。在鋪好羊皮袍，準備就睡之前，叔齊取出兩個大飯糰，和伯夷吃了一飽。這是沿路討來的殘飯，因為兩人曾經議定，“不食週粟”，只好進了首陽山之後開始實行，所以當晚把牠吃完，從明天起，就要堅守主義，絕不通融了。

他們一早就被烏老鴉鬧醒，後來重又睡去，醒來卻已是上午時分。伯夷說腰痛腿酸，簡直站不起；叔齊只得獨自去走走，看可有可吃的東西。他走了一些時，竟發見這山的不高不深，沒有虎狼盜賊，固然是其所長，然而因此也有了缺點：下面就是首陽村，所以不但常有砍柴的老人或女人，並且有進來玩耍的孩子，可吃的野果子之類，一顆也找不出，大約早被他們摘去了。

他自然就想到茯苓。但山上雖然有松樹，卻不是古松，都好像根上未必有茯苓；即使有，自己也不帶鋤頭，沒有法子想。接著又想到蒼朮，然而他只見過蒼朮的根，毫不知道那葉子的形狀，又不能把滿山的草都拔起來看一看，即使蒼朮生在眼前，也不能認識。心裡一暴躁，滿臉發熱，就亂抓了一通頭皮。

但是他立刻平靜了，似乎有了主意，接著就走到松樹旁邊，摘了一衣兜的松針，又往溪邊尋了兩塊石頭，砸下松針外面的青皮，洗過，又細細的砸得好像麵餅，另尋一片很薄的石片，拿著回到石洞去了。

“三弟，有什麼撈兒沒有？我是肚子餓的咕嚕咕嚕響了好半天了。”伯夷一望見他，就問。

“大哥，什麼也沒有。試試這玩意兒罷。”

他就近拾了兩塊石頭，支起石片來，放上松針面，聚些枯枝，在下面生了火。實在是許多工夫，才聽得濕的松針面有些吱吱作響，可也發出一點清香，引得他們倆嚥口水。叔齊高興得微笑起來了，這是姜太公做八十五歲生日的時候，他去拜壽，在壽筵上聽來的方法。

發香之後，就發泡，眼見它漸漸的干下去，正是一塊糕。叔齊用皮袍袖子裹著手，把石片笑嘻嘻的端到伯夷的面前。伯夷一面吹，一面拗，終於拗下一角來，連忙塞進嘴裡去。

他愈嚼，就愈皺眉，直著脖子咽了幾咽，倒哇的一聲吐出來了，訴苦似的看著叔齊道：

“苦……粗……”

這時候，叔齊真好像落在深潭里，什麼希望也沒有了。抖抖的也拗了一角，咀嚼起來，可真也毫沒有可吃的樣子：苦……粗……

叔齊一下子失了銳氣，坐倒了，垂了頭。然而還在想，掙扎的想，彷彿是在爬出一

個深潭去。爬著爬著，只向前。終於似乎自己變了孩子，還是孤竹君的世子，坐在保姆的膝上了。這保姆是鄉下人，在和他講故事：黃帝打蚩尤，大禹捉無支祁，還有鄉下人荒年吃薇菜。

他又記得了自己問過薇菜的樣子，而且山上正見過這東西。他忽然覺得有了氣力，立刻站起身，跨進草叢，一路尋過去。

果然，這東西倒不算少，走不到一里路，就摘了半衣兜。他還是在溪水里洗了一洗，這才拿回來；還是用那烙過松針面的石片，來烤薇菜。葉子變成暗綠，熟了。但這回再不敢先去敬他的大哥了，撮起一株來，放在自己的嘴裡，閉著眼睛，只是嚼。

“怎麼樣？”伯夷焦急的問。

“鮮的！”

兩人就笑嘻嘻的來嘗烤薇菜；伯夷多吃了兩撮，因為他是大哥。

他們從此天天采薇菜。先前是叔齊一個人去採，伯夷煮；後來伯夷覺得身體健壯了一些，也出去采了。做法也多起來：薇湯，薇羹，薇醬，清燉薇，原湯燜薇芽，生曬嫩薇葉……

然而近地的薇菜，卻漸漸的採完，雖然留著根，一時也很難生長，每天非走遠路不可了。搬了幾回家，後來還是一樣的結果。而且新住處也逐漸的難找了起來，因為既要薇菜多，又要溪水近，這樣的便當之處，在首陽山上實在也不可多得的。叔齊怕伯夷年紀太大了，一不小心會中風，便竭力勸他安坐在家裡，仍舊單是擔任煮，讓自己獨自去采薇。

伯夷遜讓了一番之後，倒也應允了，從此就較為安閒自在，然而首陽山上是有人蹟的，他沒事做，脾氣又有些改變，從沉默成了多話，便不免和孩子去搭訕，和樵夫去扳談。也許是因為一時高興，或者有人叫他老乞丐的緣故罷，他竟說出了他們倆原是遼西的孤竹君的兒子，他老大，那一個是老三。父親在日原是說要傳位給老三的，一到死後，老三卻一定向他讓。他遵父命，省得麻煩，逃走了。不料老三也逃走了。兩人在路上遇見，便一同來找西伯——文王，進了養老堂。又不料現在的周王竟“以臣弒君”起來，

所以只好不食週粟，逃上首陽山，吃野菜活命……等到叔齊知道，怪他多嘴的時候，已經傳播開去，沒法挽救了。但也不敢怎麼埋怨他；只在心裡想：父親不肯把位傳給他，可也不能不說很有些眼力。

叔齊的預料也並不錯：這結果壞得很，不但村里時常講到他們的事，也常有特地上山來看他們的人。有的當他們名人，有的當他們怪物，有的當他們古董。甚至於跟著看怎樣採，圍著看怎樣吃，指手畫腳，問長問短，令人頭昏。而且對付還須謙虛，倘使略不小心，皺一皺眉，就難免有人說是“發脾氣”。

不過輿論還是好的方面多。後來連小姐太太，也有幾個人來看了，回家去都搖頭，說是“不好看”，上了一個大當。

終於還引動了首陽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。他原是妲己的舅公的干女婿，做著祭酒，因為知道天命有歸，便帶著五十車行李和八百個奴婢，來投明主了。可惜已在會師盟津的前幾天，兵馬事忙，來不及好好的安插，便留下他四十車貨物和七百五十個奴婢，另外給子兩頃首陽山下的肥田，叫他在村里研究八卦學。他也喜歡弄文學，村中都是文盲，不懂得文學概論，氣悶已久，便叫家丁打轎，找那兩個老頭子，談談文學去了；尤其是詩歌，因為他也是詩人，已經做好一本詩集子。

然而談過之後，他一上轎就搖頭，回了家，竟至於很有些氣憤。他以為那兩個傢伙是談不來詩歌的。第一、是窮：謀生之不暇，怎麼做得出好詩？第二、是“有所為”，失了詩的“敦厚”；第三、是有議論，失了詩的“溫柔”。尤其可議的是他們的品格，通體都是矛盾。於是他大義凜然的斬釘截鐵的說道：

“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’，難道他們在吃的薇，不是我們聖上的嗎！”

這時候，伯夷和叔齊也在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了。這並非為了忙於應酬，因為參觀者倒在逐漸的減少。所苦的是薇菜也已經逐漸的減少，每天要找一捧，總得費許多力，走許多路。

然而禍不單行。掉在井裡面的時候，上面偏又來了一塊大石頭。

有一天，他們倆正在吃烤薇菜，不容易找，所以這午餐已在下午了。忽然走來了一

個二十來歲的女人，先前是沒有見過的，看她模樣，好像是閥人家　　裡的婢女。

“您吃飯嗎？”她問。

叔齊仰起臉來，連忙陪笑，點點頭。

“這是什麼玩意兒呀？”她又問。

“薇。”伯夷說。

“怎麼吃著這樣的玩意兒的呀？”

“因為我們是不食週粟……”

伯夷剛剛說出口，叔齊趕緊使一個眼色，但那女人好像聰明得很，已經懂得了。她冷笑了一下，於是大義凜然的斬釘截鐵的說道：

“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’，你們在吃的薇，難道不是我們聖上的嗎！”

伯夷和叔齊聽得清清楚楚，到了末一句，就好像一個大霹靂，震得他們發昏；待到清醒過來，那鴉頭已經不見了。薇，自然是不吃，也吃不下去了，而且連看看也害羞，連要去搬開它，也抬不起手來，覺得彷彿有好幾百斤重。

六

樵夫偶然發見了伯夷和叔齊都縮做一團，死在山背後的石洞裡，是大約這之後的二十天。並沒有爛，雖然因為瘦，但也可見死的並不久；老羊皮袍卻沒有墊著，不知道弄到那裡去了。這消息一傳到村子裡，又哄動了一大批來看的人，來來往往，一直鬧到夜。結果是有幾個多事的人，就地用黃土把他們埋起來，還商量立一塊石碑，刻上幾個字，給後來好做古蹟。

然而合村里沒有人能寫字，只好去求小丙君。

然而小丙君不肯寫。

“他們不配我來寫，”他說。“都是昏蛋。跑到養老堂裡來，倒也罷了，可又不肯超然；跑到首陽山里來，倒也罷了，可是還要做詩；做詩倒也罷了，可是還要發感慨，不肯安分守己，‘為藝術而藝術’。你瞧，這樣的詩，可是有永久性的：上那西山呀採它的薇菜，強盜來代強盜呀不知道這的不對。神農虞夏一下子過去了，我又那裡去呢？唉唉死罷，命裡註定的晦氣！

“你瞧，這是什麼話？溫柔敦厚的才是詩。他們的東西，卻不但‘怨’，簡直‘罵’了。沒有花，只有刺，尚且不可，何況只有罵。即使放開文學不談，他們撇下祖業，也不是什麼孝子，到這裡又譏訕朝政，更不像一個良民……我不寫！……”

文盲們不大懂得他的議論，但看見聲勢洶洶，知道一定是反對的意思，也只好作罷了。伯夷和叔齊的喪事，就這樣的算是告了一段落。

然而夏夜納涼的時候，有時還談起他們的事情來。有人說是老死的，有人說是病死的，有人說是給搶羊皮袍子的強盜殺死的。後來又有人說其實恐怕是故意餓死的，因為他從小丙君府上的鴉頭阿金姐那裡聽來：這之前的十多天，她曾經上山去奚落他們了幾句，傻瓜總是脾氣大，大約就生氣了，絕了食撒賴，可是撒賴只落得一個自己死。

於是許多人就非常佩服阿金姐，說她很聰明，但也有些人怪她太刻薄。

阿金姐卻並不以為伯夷叔齊的死掉，是和她有關係的。自然，她上山去開了幾句玩笑，是事實，不過這僅僅是推笑。那兩個傻瓜發脾氣，因此不吃薇菜了，也是事實，不過並沒有死，倒招來了很大的運氣。

“老天爺的心腸是頂好的，”她說。“他看見他們的撒賴，快要餓死了，就吩咐母鹿，用它的奶去餵他們。您瞧，這不是頂好的福氣嗎？用不著種地，用不著砍柴，只要坐著，就天天有鹿奶自己送到你嘴裡來。可是賤骨頭不識抬舉，那老三，他叫什麼呀，得步進步，喝鹿奶還不夠了。他喝著鹿奶，心裡想，‘這鹿有這麼胖，殺牠來吃，味道一定是不壞的。’一面就慢慢的伸開臂膊，要去拿石片。可不知　　道鹿是通靈的東西，它已經知道了人的心思，立刻一溜煙逃走了。老天爺也討厭他們的貪嘴，叫母鹿從此不要去。您瞧，他們還不只好餓死嗎？那裡是為了我的話，倒是為了自己的貪心，貪嘴呵！

……”

聽到這故事的人們，臨末都深深的嘆一口氣，不知怎的，連自己的肩膀也覺得輕鬆不少了。即使有時還會想起伯夷叔齊來，但恍恍忽忽，好像看見他們蹲在石壁下，正在張開白鬍子的大口，拚命的吃鹿肉。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6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